



選作傑篇短篇世界

殘花

譯持仲祖

行印局書藝文上海

- 手與心……………英國恩蓋爾夫人作 (1)
- 一套美麗的衣服……………英國威爾士作 (34)
- 聖母的寶藝者……………法國法朗士作 (43)
- 文學教員……………俄國柴霍甫作 (54)
- 殘花……………俄國安得列夫作 (98)
- 禮拜六的太陽光……………俄國陀勃洛夫斯基作 (126)
- 上帝的聲音……………德國林道作 (131)
- 妖術……………意國鄧南遮作 (146)
- 坎地亞的沈寃……………意國鄧南遮作 (174)
- 她不是好人……………丹麥安徒生作 (194)
- 審判……………波蘭萊芒作 (208)
- 錯投了胎……………匈牙利莫列茲瓊伽作 (238)
- 第一畦溝……………南斯拉夫格列失克作 (247)
- 聖誕節的新食品……………捷克海爾曼作 (261)
- 百分之十……………猶太愛特林脫羅謀作 (270)

手 與 心

——英國恩蓋爾夫人作

“母親！我只想有許許多多錢，”一天晚上，小湯姆佛來其坐在他母親膝旁一條短凳上，這樣的說。他的母親正在火爐旁邊忙着縫衣服，他們母子倆沉默了好久了。

“若是你有許許多多的錢，你作什麼用呢？”

“也想不出什麼來——我總有許多事情可做哩。你難道不也想有許許多多錢麼？”他固執的說。

“我未始不想有，”佛來其夫人答道，“我有時也同你一樣，以為多有幾個錢就很快活了。但是有一層我和你却不同：我心裏常有什麼事情想做，所以我要錢的。”

“哇，母親！我們只要有了錢，可做的事情正多哩，——好的聰明的事情。”

“我們心裏如果真有好的聰明的事情想做，而沒有錢做不來，我也會想法子去弄錢來的。不過，我的孩子，你且說幾件好的聰明的事情給我聽聽看。”

“哪！我剛纔還沒有想過這類的事情，我只是想，有了錢就可以隨意做什麼事了，”小湯姆爽直的答說，仰看着他母親的臉龐。她俯向他微笑，拍拍他的頭。他知道因為自己將心裏所想的意思爽直的告知了他，所以她喜歡他了。不一會他又開口道：

“母親！你如果想做一件很好很聰明的事情，沒有錢做不來，你怎麼樣呢？”

“在這等時候，要弄錢有兩個法子：一個是去

賺，一個是節省。這兩個法子都是好的，因為都含着“克己”的精神。你懂麼，湯姆？你如果要賺錢，你或者必須將你不喜歡做的事情安心的做下去，譬如你想遊戲，想睡覺，或是想靠着火爐和我說話的時候，你也得去工作纔行。這樣的小快樂，你放棄一點，也就是一個好習慣。你若是節省錢，那自然更得用克制的工夫了。不論是賺或是節省那是一樣的。但你拿錢怎麼用，却必須仔細想一下纔行。你說做聰明的，好的事情。即使聰明的，好的事情也有值得值不得的。在去賺或是來節省還未決定以前，必須想一想怎麼辦纔不至於使別的職務有妨礙。”

“你的話我不大明白，母親！”

“那我再來說個明白吧。你知道我須得照管小舖子，做縫襪子的生活，收拾我的屋子，補我們的衣服以及做許多別的事情。假如晚上你從學校回來的時候，我走出去做有錢太太們宴席上的侍者，讓你一個人留在家裏，你想我還可以做我原來的職務麼？我做侍者去，可以賺許多錢來布施比我還

窮的那些人，（像是哈萊跳腳）却須有好些時候不能照顧你呢。我想倘若夜裏必須離開你，即使有着“好的聰明的目的”去賺錢，也是不值得的。湯姆！是不是！”

“不錯，你總不高興去賺罷，母親？”

“是呵，”她微笑着說；“無論如何也得等你長大了纔高興去賺呢。你看我現在想稍微多賺些錢去幫助一個害病的隣人還是辦不到。我只好來節省了。節省是誰都會的。”

“我們還可以再節省麼，母親？我們百樣事情都非常的較量。納特·迪克生還說我們太熬省呢，怎麼可以再節省下去？”

“阿阿！可節省的地方多着呢！我們用着許多花費的物事。這些物事並非省不來，只是爲舒服用。茶和糖——牛油——我們禮拜日吃的豬肉或牛肉——我帽上的灰色絲帶，那是因爲你說比黑的好看——黑的就便宜呢——我纔買來的：這一切都是花費的。我們用的茶和糖固然也有限，但我們還可以一點不用哩。”

“你從前爲要幫助勃拉克寡婦，曾經許多時候不用茶和糖；現在你只是爲着頭痛纔用的。”

“哪！我們錢總可以節省的；一天一辨士半辨士，即使一禮拜一辨士，多早晚就有一點小積蓄可以來做好的聰明的事情了。不過，你得知道，我們做好事不一定靠着錢哩。”

“錢，便是不一定靠着牠，總是頂要緊的東西罷。”

“不，我的孩子，也並非頂要緊的東西。我想有點出息的乞丐，與其聽了叱罵討得六個辨士，他寧可討不着錢而聽幾句和善的話的。不中聽的叱罵聽了就要鑽到心底裏去，不鑽到心底裏去的除非是心腸麻木的人了。所以單是錢也不能就將苦痛的心醫好的。只有善心善意纔能醫好牠。我們一家人都是善心善意能夠做好事的人。便是那剛會開步的兩歲的孩子，似乎也很厚道呢。”

“我能夠做好事麼，母親？”

“那里做不來；你好事常做着，只是還沒有盡力量的做。我也一樣呢。明天你想一件不用錢可以

幫助人家的事情做做看。書上說的好：“Silver and gold have I none, but as I have give I unto thee”(“我沒有金又沒有銀,我只好把我所有的給與你”)你照着這句話試試罷。”

“嗚！母親,我們試試看。”

小湯姆的明天怎樣呢?讓我來告訴讀者罷。

我不知道小湯姆夜夢裏是否做過他母親和他所談的事情,我却知道他早上醒來的時候,最初想到的就是他母親所說,這一天他可以不用錢做幾件好事的一番話;他巴不得立刻就做,於是比平時起身早一個鐘頭,便從牀上跳起,穿了衣服,有好一會,他只是詫異着想:像自己這樣只有八歲的小孩子,能夠給人家做什麼事呢?他打量着各樣做好事的机会,想來想去,終於想糊塗了,這纔聰明地決定:不再這樣的想下去了,還是把他的功課來溫習熟再說罷;這是他第一件須做的事,做了之後等着可以幫助人家的時候,就去幫助人家,可以說句好話的時候,就說句好話,用不着預先這樣那樣的打算哩。於是他蜷在屋角,免得他母親掃地拂塵

時候礙着路；把兩腳擱在椅子的擋上，臉孔朝着牆壁，這樣的過了半點鐘光景，他便能夠心地寬鬆的轉過頭來，這時覺得功課已經預備好，可以在——進早餐之前隨意的利用他的時間了。他屋子裏四下一望；他的母親已經把一切物事安排的很清淨，這時候走到臥室裏去了。只有煤籠和水桶還空着，湯姆便跑進去把兩樣傢伙盛滿。當他從自來水龍頭旁帶了水罐回來的時候，他看見安恆瓊斯（鄰近的悍婦）在小天井裏從這邊到那邊張着的繩子上晾她的衣服，正在氣忿忿的對着她女兒高聲的嚷着，原來這女兒在屋子裏闖了什麼禍，給她從門外看見了。

“討厭到這麼田地的東西，真是到處沒有的。”安恆瓊斯漲紅了臉，盛氣的走進她的家裏，這樣的說。不一會，湯姆就聽得鞭打的聲音，接着就是小孩子的嘖痛。

他心裏想道，“不知道我去看顧小海思達，和她去玩耍怎麼樣？安恆瓊斯是不好惹的婆子，不論當我是，當我錯總是一副凶狠狠的樣子對着我；不

過她看母親的分上，總不至於打我耳光的。母親當吉米害熱病的時候，替她看護過好幾天呢。所以我想她總不至於打我的。無論如何我不妨試一下看。”他於是對着面目凶惡的瓊斯夫人惴惴的說道：“我去和海思透玩耍去好不好？當你忙着晾衣的時候，我也許可以弄的她安靜些。”

“什麼！趁我給當家人做早餐的時候，讓你們去糟蹋東西罷。謝謝你。我的孩子們吵的儘夠了。我不要別人家的孩子到我家裏來。”

湯姆見他的好主意被誤會了，便不免有點悲傷的神情說道，“我並不是要吵鬧要糟蹋東西哪！我只是打算幫幫你的忙。”

“你若是要幫忙，給我那些“衣夾”拿上來，省得我俯身；我的背脊俯的很痛了。”

湯姆覺得去和小海思透玩耍，引着她嬉笑就有趣得多；但是遞“衣夾”給瓊斯夫人却也一樣的是幫她的忙；而且或者也可以使她遇到孩子們有什麼錯處，不至那樣的躁怒哩。再者這時候小海思透的哭聲已經消滅了，她分明是專心於什麼新玩

意見了。（湯姆但願這不要是淘氣的事情）他因此便遞起“衣夾”給她，她因了他這和善的幫助覺得舒暢了，於是向他吐露了一些心事說道：

“不知道你的母親怎樣的把你教養的這麼靈敏呀！你簡直不像一個男孩子却像一個女孩子；比大概的女孩子還要好。我知道海思透就是再長了三年，也決不會像你這樣懂事的。哪！”（這時候屋子裏小孩子們一陣新的鼾叫聲傳到他們這裡）“他們又在鬧什麼事了。我却要去教訓一番來，”她說，氣忿忿的從櫈子上走下來。

“讓我去罷，”湯姆用了懇求的聲口說，因為怕聽第二回殘酷的鞭打聲。“我把‘衣夾’的籃子提到櫈子上，那你就用不着俯下來了。我呢，去看管小孩子們，免得他們鬧禍，直等到你事情做完。讓我去罷，夫人。”

她見自己少了幫手，雖然嘮叨了幾句，却還是讓他走進屋子裏去。他見到海思透，——一個五歲的小女孩子——和兩個更幼小的孩子。他們兩個原來爲了一把小刀打着架，在這回戰鬥中間，那第

二個孩子，瓊尼割開了手指了；——割得並不利害，可是他一見血就害怕起來了；海思透呢，她本來可以來幫一下子，而且委實也有些愀然，這時却呆呆地站開不管，怕挨她母親的一頓打，因為這兩個小囡在她照料着的時候，如果有一個自己弄傷了皮肉，她的母親總要給她一頓打哩。

“海思透”，湯姆說道，“請你拿點冷水給我罷！這是最可以止血的東西。你總尋得出一只面盆來給我去舀水。”

海思透見湯姆深信着她的能力，不禁欣然的大踏步去了。待到流血一部分止住了的時候，他教她去尋一塊布片來，她便爬到雜物櫃底下去拿前一天藏在那里的小布片。同時瓊尼也就住了哭，他見了預備裹他小創傷的一切情形，覺得非常之有趣，見了自己成爲這許多注意的對象，覺得非常之高興了。還有那一個小囡也坐在地板上，詫異似的看着紛擾的景象。他們這纔安靜着不聞禍，直至安恆瓊斯進來。她晾完了衣裳，做完了那早上的事情，便預備用了粗暴急躁的樣子，來照管她的孩子

們。

“啊！湯姆，你把傷疤紮的這般乾淨，真和我自己紮的一樣。我但願常有像你這樣的人照顧孩子們。可惜孩子呵，你現在得跑去了，剛纔我進來時候，你的母親叫着你，我說我會教他來的！再見罷，謝謝你。”

當湯姆出去的時候，瓊尼似乎有點感激他了，湊上嘴來要接吻，她便俯下身子去接，心中覺着很快活。

早餐後，他的母親便告知他。上學的時候到了，他得出發了，因為她不喜歡他恰當教師快要上課的時候，呼息不迭地急忙忙跑進去，却要他從從容容地進去。於是湯姆戴了帽子拿了書包望學校走去，他心地安閑，脚步也就輕便了，待他已經走了過半的路，離上課時候却還有一刻鐘哩。他這纔緩了脚步，四面望望。在街的那邊有一個小女孩子，挈着一隻很大的籃子，吃力似地傍着一個纔會走的小罔走，那小罔是疲乏了，可憐地哭着，走不到三步就要坐下來。湯姆是很喜歡小罔們的，忍不

住聽他們的哭聲，便穿過街去。

“小姑娘，你哭着什麼？可是要抱麼？我來抱起你來，和你走一程。”

說着，湯姆便動手去抱了；但是那小囡是只揀着姊兒抱的，却拒絕了湯姆的盛情。他於是替那小女孩挈着那笨重的番茄籃子，走了一程，直到他們分道的時候。待到那時候，她向他道謝，說一聲“現在可以拿了，再見罷，”她的家可就很近了。於是湯姆很快活很安閑地走進學校去，上他的早課。

恰巧這一天，是星期中的“半休息日”，所以這天下午，湯姆有許多鐘頭閑空着。午餐後，他第一件所做的事自然是為次日溫習功課，待到他把書籍放開了時候，他便起首忖度着：現在該做什麼事情呢。

他站在門旁，想望着各種各樣無謂的心願；這是他常有的一種習慣。他想望着自己是對門的小孩子，他有三個兄弟在“半休息日”可以一同玩耍，他想望着自己是散姆哈立森，他的父親曾經有一天帶了他乘火車旅行；他想望着自己是常乘馬車

出去的小孩子——坐在馬車踏步上，看望許許多多的人們，想必何等愉快呵！他想望着自己是一個水手，開船到遍地生着葡萄，而且可以捉得猴子鸚哥的那些地方去。待他正在想望着自己是威爾士小王子乘着羊車遊逛，詫異着頸上插了三根大鸵鳥羽，給衆人看見會不害臊的時候，他的母親洗完了食具，走過來，看見他正在深深地幻想，像是一般的男女孩子們常有的情形。

“我的湯姆，”她說，“爲什麼不出去，好好地消磨這個晴明的下午呢。”

“阿！母親！”他答說（忽然想到自己實在不是威爾士王子，却是湯姆佛來其便覺得有些氣沮）“我自己出去怪悶的，又沒有人同玩哩。你可以同我到田野去麼，母親——只要一會兒就是。”

可憐的佛來其夫人，她滿心想望着滿足那小兒子的自然的欲求；可是他照顧那店，還有許多小事情要做，同他到田野去終究是辦不到的。她却也並不納悶。思量了一會，便欣然的說道，“到田野去走罷。且看你有多少好花摘來帶給我，待你回來的

時候，我去把父親的瓶拿下來，插你摘來的花。”

“但是，母親呵，市鎮附近，好看的花是很少很少的，”湯姆有些不情願似地說，因為這是從做威爾士王子墜降的事，他還沒有十分甘心哩。

“啊！孩子呵！只要你去尋找，也多得很哩。我想你一定可以摘廿種不同的來給我的。”

“菊可以算數麼，母親！”

“當然可以的，那是和別種花一樣美麗呢。”

“頂！如果這樣的花也算數，我想一定摘廿種來還不止哩。”

他這纔跑出去了；他的母親在後面看望他，直至他不見為止，隨即依舊做她工作去。過了兩點鐘光景，他回來了；他那蒼白的臉頰現出玫瑰色，他那兩隻眼睛也十分閃耀了。他的野外散步已經使他得了他母親所希求的一切益處，而且回復了他那要安靜愉快的性情。

“看哪！母親！這裏一共有二十三種不同的花；你說什麼都可以算數，所以我把這朵紫丁香似的東西，和那朵藍色的普通小花也摘了來了。”

“這朵叫做‘雀飛入籬花’他的母親說。“是很美麗的，如果你近近的看着。一朶，兩朶，三朶，”——她把所有的花都數完了，的確是二十三朶。她便去拿下頂好的花瓶來。

“母親，”小湯姆說，“這些花你很喜歡麼？”

“是的，很喜歡，”她說，不明白他的意思。他默着，微微的歎了一口氣。“爲什麼，我的孩子？”

“哪！只是——你很喜歡這些花是沒有什麼意思的；我想這些花拿給哈萊蹺脚去就多少好呵！他永不能夠走到田野去，還不知道夏天是怎麼樣子呢，我想。”

“阿阿！那是很妙的；你想到這樣，真虧你。”

哈萊蹺脚一個人很耐心的坐在鄰近的地下室裏。他靠着他女兒賺來的錢過日子；但她是在工廠做工的，所以他老是一個人住着。

如果一束花在田野裏的時候原來是美麗的，那麼，現在帶到地下室來，一定顯得十倍的美麗了。哈萊蹺脚一見這些花，他的兩眼登時快活得明亮起來了。他便講起長遠以前的事來，說是那時